

情感码头

张云梅

情满彝乡

时光中总有一些美好值得被用心记录和收藏。

穿过慧明寺的袅袅佛音,听着磨坊河的潺潺水声,沿着弯弯曲曲而又溢满草木清香的山路,我走进了诗人阿格搏基的家乡——草场村。

“云日相辉映,山水共澄鲜”,草场村,位于巍山县庙街镇东山,坐落于层层山峦中,好似被四围的青山擎在掌心里的一颗明珠。

我们沿着平坦的水泥路向村中走去。沿路房屋的墙壁上,农耕图、二月八节、开稍图等一幅幅生动的彝家风情画卷映入眼帘,上面的龙虎元素,诠释着浓郁的彝族特色文化。

不知不觉就来到村里的祠堂门口。祠堂是一个古朴的院子,大门是木制的,门上贴着一副非常通俗而又顺应当前疫情形势的对联:“照老规彝族打歌真快乐,听党话疫情期间少聚集”,横批是

“唱得开心”,门心上是“彝家欢歌”“打歌好玩”。

彝族村落有祠堂,这还是很少见的。搏基说,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六,全村老幼要齐聚祠堂,举行庄严的祭祖大典仪式。这一天,亲朋好友都会慕名而来,热情好客的“思密细”穿上自己平时都舍不得穿的最漂亮、最精致的彝族服饰,穿上羊皮褂,准备了美酒佳肴招待客人。

我们绕到山顶,四棵粗壮的古树伫立眼前。四棵古树仿佛四个角生长于村寨之巅,村里人形象地将它们称为“四大天王”,认定此树是“密枯”神灵的化身,禁忌任何人砍伐和攀折,因此“密枯”树也就这样一直被保留了下来,世代一代一直护佑着草场村民的清吉平安。

如今,二月八祭树神风俗,已经成为了草场村又一个盛大、隆重的节日,在缅怀“密枯染底”的同时,这也是草场村人祈求树神降福消灾,保佑全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保护彝民们安居乐业、祈福延生的美好夙愿!

从密枯树下往下看,这个古老村落的全貌几乎尽收眼底。一幢幢半坡屋顶从上而下,鳞次栉比,在苍茫的天空下保持着静穆的姿势,托起了一段段古老的历史,让人浮想联翩。在光滑的石头上坐下,仰望天空中流动的云朵,看云飞过后似在变幻着的面貌。

山坡上,归家的羊群“咩咩”地叫着跑来,一群小鸡在鸡妈妈“唧唧”的叫声中欢快地刨食,这和谐的山村协奏曲里,我听到的是山村安逸甜蜜的幸福。

一生的光阴在这个美丽的山村守望,与村民们根连根,心连心,把孩子们一茬茬地培养送出小山村。搏基的母亲,慈祥而热情,不停地给我们加菜,匆忙的脚步,掩饰不住她幸福的笑脸。

看着两位慈祥的老人,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老家的父亲母亲。是啊,我们两家虽然不是一个民族,可是却有着类似的家庭背景,父亲母亲是一工一农,母亲都在家务农,父亲都是教育战线的同行,还是故交。

毕老师的笑声里,我听到了作为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对朋友情谊的珍惜,对家风传承的重视。依依不舍地道别,毕老师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深情地说:“下次一定带上你父亲过来,咱们老朋友一起喝上两杯老白干。”我连连点头,笑着答应了。

从草场村返回时,夕阳向大地洒下金辉,整个山村披上了蝉翼般的金沙,小山村蒙上了一层温暖的色彩,更加祥和美好,而我的心里,美丽的草场村竟然也带上了淡淡的乡愁。

尹宜公故居：小河淌水 往事悠悠



杨亦斌 文/图

大理,弥渡,密祉,尹宜公故居门口也有一沟水,青石板平整,一沟冷凉的水是老街顾盼的目光,没有砂砾没有杂草,或许,门前小路从来都不是他的灵感。

小河淌水,无论这首“世界名曲”的步履多远,密祉的煦风和日始终是镌刻在它身上的沟痕。

上个世纪90年代,尹宜公先生在回忆《小河淌水》的创作过程时说:“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我在会泽院前的阳台上散步,忽然间涌发出一种创作冲动,心中的旋律不可遏制地飘出……”

谁也无法揣测,故土在一个离乡的游子心中的至美,只能顺着线谱铺设的路,走进尹宜公先生魂牵梦绕的旧居。

“哎,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弥渡密祉文盛街,夜光波湿苞谷路,过路的马蹄打滑,马铃声掉下沟坎,水冲铃铛就是古道上的赶马调。旧居二进院合围,两盆丝兰招领,是在漆黄建筑间晕染的绿染,恰如老宅百岁之躯内葱茏的灵魂。

在可见的旧影之外,在掌上的院庭之中,包藏着尹宜公在密祉度过的数十年光阴。1924年,尹宜公出生于这个书香马帮世家,他的父亲毕业于云南省立师范,回乡任教并与亲友合开商号“郁盛祥”;他的族兄、叔父中更是不乏往来于茶马古道的“马锅头”“调子客”。

“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脚踏故居木楼板,步履是时间在挫齿,还有踢打在古道上的蹄响,在转角的墙画中鼓噪将出,路过凤凰桥,饮了珍珠泉,走夷方的阿哥就是阿妹肩头夜夜长

明的山月。尹宜公故居与亚溪河不过百米,驿道过了凤凰桥,桥北头槐树的枝干是光的,戳挑开周围的边角角,天是现点的水豆花,没有搅匀的红糖是桥边楼挑起的重檐檐尖顶。树影子花影子人影子打烂在沟潭上,混乱了时空,他们说,《小河淌水》是有故事的:没有年月,文盛街上的一个女子爱上了马帮里的“马脚子”(赶马人),两人约定终身。

马帮离去又回转,却独不见那个“马脚子”,马锅头说,小伙子在缅甸娶了富家小姐,不会再回来了。女子不信,年年苦等,马锅头每次途经文盛街都能看到在桥头翘望的女子,流年似水,青丝白发,马锅头心下不忍道出实情,当年,小伙子在缅甸买了一只玉镯准备当作定情物送给女子,不料深山走马时玉镯掉落山崖,小伙子寻找玉镯时坠崖身亡。

故居展厅有一幅字,是尹宜公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此生如小河淌水,一世归大江奔流。或许,还潜藏着关于《小河淌水》的另一个密码。1942年,尹宜公考入云南大学,两年后加入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海啸声乐队”,自此,他踏上了“用音乐去战斗”的革命征途。1946年,声乐队更名“南风合唱团”,尹宜公受地下党组织指派参与合唱团的组织和领导。那是一个傍晚,合唱团同志练声时反复哼唱的“啊”音是活跳的引子,在尹宜公的心头留下哑哑的踩痕,在云大的小土楼,经改编填词的密祉小调有了后来响彻寰宇的名字——小河淌水。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曲子自密祉草隙石缝间钻淌出来,清越悠长的呼唤将尽,舒缓的嗓音已经润湿鼓膜,一条河,或者一个人的自述,是情意笃定之后的安然平和,心清如水,是爱情,也是信仰。



随手拍



牧

拍摄时间:2022年7月21日 拍摄地点:祥云县禾甸镇七宣村 作者:王自林

我州5位作家作品入选《中国彝族当代小说大系》

本报讯(通讯员 王灿鑫) 近日,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彝族当代小说大系》总三卷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著名彝族作家吉狄马加担任名誉主编,阿索拉毅任主编,我州作家纳张元、李智红担任编委,并有5位作家作品入选其中。

据了解,《中国彝族当代小说大系》前后历时7年编纂而成,入选作者共90位,其中云南省共38位。我州入选的5位作家和作品分别是:蒙正和的《团结鼓》、纳张元的《走出寓言》、瞿文早的《露妹和扶汉子》、姚锦的《浸染》和郁东的《云南驿站(节选)》。

《中国彝族当代小说大系》作品的编选范围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当下,作者的年龄构成上涵盖了整个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展示了百年彝族小说波澜壮阔的写作历史,深刻反映了彝族社会的变迁,彝族人民的生活变化、价值观改变等情况。作品中刻画的诸多人物与故事,展现的是这一方土地最精致、传神的画卷,是新时代彝族文学繁荣昌盛的又一具体文本成果。我州多部作品入选,是对我州彝族作家创作水平的认可,也是近年来我州小说创作的一个缩影。

大理市作家协会到磻溪村开展文学采风

本报讯(通讯员 彭黎明) 8月26日,大理市作家协会组织采风团到白族古村磻溪开展主题为“再现古村磻溪古韵之美,喜看今朝乡村振兴”文学采风活动。

在了解了磻溪村的历史和民间传说、磻溪S湾走红对乡村振兴的产业提升以及旅游高峰期乡村旅游的管理办法后,采风团成员表示,磻溪S湾图片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后,感到非常骄傲,作为大理人,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优美、人文荟萃、民族风情浓郁的福地生活,是幸运也是幸福。作为一名文化人,

要真正了解磻溪村的内核力量,通过写作,让更多的人走进磻溪,了解磻溪,爱上磻溪。

据了解,磻溪S湾的走红集结了多种元素,磻溪村位于大理坝子中轴线上,磻溪S湾一面临洱海,一面临古村,可以说是自然与人文的优质组合,得天独厚的S型公路和海岸线以及洱海的天光云影成为旅拍的最佳背景,加之磻溪村古建筑较多,民风淳朴,近年来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强化,使得村容村貌清洁有序,村民文明意识不断提升,洱海生态廊道的建成让这个古朴的村庄焕发出了新时代的新风采。

赵云红:从大理出发,抵达声音世界的自由

又凡

她出生于大理州云龙县,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当歌唱家。

她就是被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家报》誉为“东方夜莺”的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教研室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外交部外交合唱团艺术总监、荣誉团长赵云红教授。

读初二时,赵云红被选拔到大理州白剧团,学的是白剧声腔和表演。1987年,赵云红被保送到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学习,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一年多后,赵云红迎来了命运的另一个转折:高考,并以优异成绩稳稳考入中国音乐学院。

1989年,赵云红被中国文化部选拔派到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她也是继盛中国等音乐家之后,国家第二批公派俄罗斯留学音乐的学生之一。

莫斯科的6年,对于她而言,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是当时全世界排名第一的音乐学府,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大师云集,很多同学都是来自世界各国成名的年轻音乐家和已经有过演唱多部歌剧

经历的青年歌唱家。来自中国的赵云红,到莫斯科既是学习,也是交流、经历、享受音乐,面对音乐界的佼佼者,甚至一些同学本身已经是顶尖的音乐家、指挥家、钢琴家、歌唱家,除了刻苦勤奋这一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她知道自己的底子薄,有多么需要学习!

“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慌’,像一滴水,掉到海洋里,一点儿涟漪都没有!”赵云红这样感叹。

6年后,赵云红以全优和成功演唱过10部歌剧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歌剧、音乐会歌唱家称号及声乐教授资格证,完成了从一位青年歌手向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的蜕变。

所谓花腔,就是一种灵动、高亢的装饰演唱技术,犹如笑声鸟叫,由快速音群组成,是音域最宽、音高最高、音程变化最大的,弹性、颗粒、滚动的,技术难度比较高的装饰音。

细听赵云红演唱的专辑《云音袅袅》和《我的中华妈妈》,第一印象是高贵之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世界的情感表达,所以是节制的、规则的,不夸张,更不会失态,轻重回环都恰到好处,哪怕心海决堤,也仍然不会恣意泛滥,而是点到为止,收放自如,听到那样的歌声,并非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直线抵达,而是像看地图,表面上,昆明到北京是直线,其实那路曲曲折折、高高低低,是万水千山、风霜雨雪、跌宕起伏之后的抵达,每一个字音都千回百转,又像书法高



赵云红演唱资料图。

手,铁画银钩一丝一毫的笔力都入木三分,因此,听着有大开大合的山河浩荡之美;再次,就是画面,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唯美的画面,借助声音的方式,把情感从身体里抽离出来,无限放大到听觉和通过听觉产生的画面里。

1995年,赵云红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开始了新的人生。一方面,她扎根民族音乐的沃土,将莫斯科6年学到的声乐技巧,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如果概括,应该是这样的:吐字清晰,注重细节,声音圆润,分句明确,音色多样。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教研室副主任、硕士生导师,赵云红在声乐教育、云南人才

培养方面苦下功夫,备受业界好评。除了唱好歌、教好学生,更为重要的是,赵云红还担任外交部外交官合唱团艺术总监、荣誉团长的职务。她用最美妙的声乐艺术,为国际友人们放松心情,同时致力于用音乐的魅力,增进友谊。

此外,假期回大理,她每次都要在家乡举办音乐会,以此带动云南音乐人才的培养。

“虽然所有的人都是热爱家乡的,但大理人尤其为家乡感到自豪。走多远,家乡都是让我想归巢的栖息之地。”赵云红深情地说,“我还有个愿望就是在家乡大理开办‘云音韶韵——赵云红艺术工作室’,为家乡为国家培养更多艺术人才,宣传高雅艺术,提高国人的艺术修养和素质。”

